陔餘叢考

陔餘叢考卷十七

陽湖　趙翼　耘崧

三大遷

盤庚遷殷慮民之不願幾經誥諭猶不勝蕩析離居之怨後魏孝文將遷洛亦慮羣下不從乃以南伐爲名發自平城羽騎三十餘萬既至洛陽趣前軍先發羣臣苦諫魏主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羣臣不得已始定遷都之計蓋動大衆興大役如此之難也乃董卓遷獻帝都長安會議之日即趣大駕西行令部將燒洛陽城外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居一掃而盡徙洛陽數百萬口

步騎驅蹙更相踐踏積尸盈路莫有敢不從者高歡以洛陽西近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魏帝於鄴書下三日即行四十萬戸狼狽就道亦莫敢拒朱温劫唐昭宗遷洛陽使寇彥卿追請即驅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爲栰浮渭而下雖號泣滿路而都竟遷勞民動衆之事往往有以無道行之而克濟者

六朝重氏族

六朝最重氏族蓋自魏以來九品中正之法行選舉多用世族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當其入仕之始高下已分謝宏微傳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散騎侍郎張纘傳秘書郎四員爲甲族起家之選他人不得

與徐堅初學記亦謂秘書郎與著作郎江左以來多爲貴游起家之選故當時諺曰上車不落爲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齊明帝制寒人不得用四幅繖梁武帝紀舊制甲族以二十登朝後門以過立始試吏魏孝文光極堂大選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王儉屬王琨用東海郡吏琨曰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爲復奪之此其大較也是以矜門第者高自標置崔㥄嘗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惟我與爾荀伯子亦謂王融曰天下膏粱惟使君與下官耳其視後門寒素不啻如良賤之不可紊越趙邕寵貴一時欲與范陽盧氏爲婚盧氏有女其父

早亡叔許之而其母陽氏不肯擕女至母家藏避崔巨倫姊眇一目其家議欲下嫁巨倫姑悲感曰吾兄盛德豈可令此女屈事卑族右軍將軍王道隆權重一時到蔡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興宗亦不呼坐何敬容與到溉不協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以其祖彥之擔糞也間有不恃門第肯降心俯就卑秩如羊欣王筠之流已傳爲盛德之事羊欣傳不肯爲會稽世子元顯書扇元顯乃以欣爲後軍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不以爲意王筠傳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筠初仕爲尚書郎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王文度皆嘗爲之吾得比蹤昔人何多所恨而單門寒士亦遂自視微陋不敢與世家相頡頏如吳逵有至行郡守王韶之擢補功曹逵以門寒固辭不就宗越本南陽次門以事黜爲役門後立軍功啟宋文帝求復

次門其有發跡致通顯得與世族相攀附已爲榮幸之
極王敬則與王儉同拜開府儀同徐孝嗣謂儉曰今日
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敬則聞之曰
我南沙小吏徼倖遂與王衞軍同日拜三公夫復何恨
會稽郡故事望計及望孝察與宗爲郡守舉孔仲智子
爲望計賈原平子爲望孝仲智本高門而原平一邦至
行遂與相敵孫搴寒賤齊神武賜以韋氏爲妻韋氏乃
士人女時人榮之郭瓊以罪死其子婦范陽盧道虔女
也沒官神武以賜陳元康元康地寒人以爲殊賞可見
當時風尚右豪宗而賤寒畯南北皆然牢不可破高允
請各郡立學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者爲學生先盡高

門次及中等魏孝文帝以貢舉猥濫乃詔州郡愼所舉亦曰門盡州郡之高才極鄉閭之選楊公則之在湘州也悉斷單門以貽求州職者所辟皆州郡著姓梁武至班下諸州以爲法宋升爲本州大中正世族多所抑降反爲時人所非張纘李冲李彪樂運皇甫顯宗之徒欲力矯其弊終不能挽回萬一（纘爲吏部後門寒素皆見引拔不爲貴門屈意李冲以魏孝文有高卑出身各有常分之詔上疏曰未審上古以來置官列位爲欲爲膏粱地爲欲贊益時政李彪疏曰陛下若專以門第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顯宗曰陛下不應以貴承貴以賤承賤樂運曰選舉當不限資蔭惟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養而爲卿相）甚至習俗所邀積重難返雖帝王欲變易之而不能者宋文帝寵中書舍人弘興宗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爾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弘將坐球舉扇曰卿不得爾弘還奏帝

曰我便無如此何他日帝以蔣球欲令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常也臣不敢奉詔紀僧真自寒官歷至尉軍府參軍主簿宋孝武帝嘗目送之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其寵之如此及僧真啟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斅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命左右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路太后兄慶之孫瓊之詣王僧達僧達了不與語去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泣訴帝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見辱乃其宜耳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官樞要欲詣同省

張敷恐其見輕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何憂不坐及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赳等失色而去建元中欲以江謐掌選詔曰江謐寒人不得等競華儕然甚有才幹可選掌吏部用一寒人至特發明詔似猶不得已者侯景之請婚於王謝也梁武帝曰王謝門高可於朱張以下求之益州刺史鄧元起功勳甚著而名地卑瑣願名挂士流乞上籍出身州從事始興王憺命庾蓽用之蓽不可憺不能折乃止後蓽子喬爲荆州別駕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爲州主簿梁元帝勑喬聽興話到職喬曰喬忝爲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爲雁行元帝乃停興話北齊婁太后爲博陵王納崔㥄妹

爲妃敕其使曰好作法勿使崔家笑人歴觀諸史可見當時衣冠世族積習相仍其視高貲膴仕本屬分所應得非關國家之簡付勿恡乎易代之際莫不傳舍其朝而我之門戶如故也甚且以革易爲遷階之地記傳所載遂無一完節者而一二捐軀殉國之士轉出於寒人世風至此國誰與立可爲浩嘆者也唐書高士廉傳太宗以山東人士好尚閥閱詔士廉與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刊正姓氏普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先宗室後外戚抑新門褒舊望右膏粱左寒畯第爲九等而崔氏猶爲第一太宗列居第三詔曰曩時南北分析故以崔盧王謝爲重今天下一家當朝擢用古稱立德立功立言

次即有爵遂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氏族誌頒行天下然則此風唐初猶未艾太宗固嘗欲力矯其弊然觀士廉及李義府傳謂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爲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後房元齡魏徵李勣等仍與爲婚故望不減義府爲子求婚不得乃奏禁焉其後轉益自貴稱禁婚家凡男女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云杜羔傳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間婚姻不計官品而尚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盧耶可見唐中葉以後民間猶仍此風五代史崔居儉傳崔氏自後魏隋唐爲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子孫猶以門望自高又唐莊宗以盧程不能草文書

乃川馮道爲掌書記稱故名族也乃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用舍兒耶則五代時猶有此風矣袁朗傳袁自漢司徒滂至朗凡十二世爲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顗粲皆死難朗自以人地雖瑯琊王氏多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爲伍朗孫誼亦曰門戶者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尙婚媾重利祿何足重哉此則以節行爲門戶較勝於勢位相高者矣

譜學

南史王僧孺被命譔譜而不知譜所自起以問劉杳杳曰桓譚新論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於周代也按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是

譜學之起於周無疑唐柳芳之論曰三代多世官其後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于謚則文武宣成氏于官則司徒司馬氏于爵則王孫公孫氏于字則孟孫叔孫氏于居則東門北郭氏于志則三烏五鹿氏于事則巫乙匠陶漢高祖起布衣故不重氏族然漢鄧氏已有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至魏九品中正法行于是權歸右姓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有司選舉必稽譜牒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于是賈氏王氏譜學出焉晉太元中賈弼譔姓氏簿狀朝廷給以令史繕寫藏秘閣及左右戶曹凡七百十二篇宋王宏劉湛好其書何承天亦有姓苑

二篇湛又撰百家譜以助銓序齊永明中王儉又廣之而弼所撰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撰姓氏要狀十五篇希鏡傳子執執傳其孫冠故賈氏譜學最擅名梁沈約謂晉咸和以後所書譜牒並皆詳實在下省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此即賈弼所撰者宋元嘉中始以七條徵發于是僞狀巧籍滋多齊設郎令史以掌之益行奸貨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士流宋齊二代士庶不分實由于此梁武因沈約言詔王僧孺改定百家譜因賈弼舊本考誤成書凡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南北譜集十卷故又有王氏譜學此南朝譜學之源流也北朝雖專門者少然魏太和中詔諸郡中正各立本土姓族

次第爲舉選名方可格又魏收誤魏書成楊愔謂收曰此可爲不刊之書但恨論及諸家親姻至爲繁碎收曰自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則亦以此事爲鄭重也唐興言譜學者以路敬淳爲宗柳沖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其學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爲世所稱按唐書路敬淳傳敬淳明姓系譜自魏晉以來皆有條序著姓略衣冠系錄等百餘篇柳沖傳太宗已命諸儒譔氏族志其後門胄興替不常沖請改修乃詔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羲崔湜徐堅劉憲吳兢與沖共訂先天中又詔沖等譔姓系錄開元初又詔沖與薛南金再加刊定韋述傳述好譜學在秘書私寫

柳冲姓系錄歸而諦玩故於百氏源流爲詳更說開元譜二十卷李守素傳守素淹通姓氏虞世南嘗與論江左人物世南猶能記憶至北地諸族次第守素皆有援据世南但笑而不答曰肉譜可畏遂號肉譜孔至傳至與冲述等譔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爲近世新族去之說之子垍方有寵聞之甚怒至懼欲增損述曰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爲人動搖亦見封氏聞見記此李唐重譜學之大概也其時有以私意爲高下者人輒非之許敬宗以貞觀所定氏族志不載武后本望李義府亦恥其先世不見敍更奏刪正以仕唐官五品以上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亦得入搢紳嗤之以爲勳格又可見譜

學之嚴雖有當朝勢力不得遽爲升降也按鄭樵通志譜系凡六種一百七十部至馬端臨文獻通考所存者不過數家矣蓋五代以後不崇門閥故此學遂不復講又可以見各朝風尚不同矣

按六朝時賈氏王氏譜學已不可考其見於唐書者曰過江則爲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其郡姓中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軍而上者爲甲姓九卿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爲丙姓吏部

正員郎爲丙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北齊因之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江左凡郡上姓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爲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以上品茂姓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爲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爲右姓柳冲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爲右姓

六朝忠臣無殉節者

魏晉以來易代之際能不忘舊君者稱司馬孚徐廣故王琳故吏朱瑒乞葬琳首書曰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按晉書司馬孚傳晉

武受禪陳留王出就金墉城孚拜辭流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宋書徐廣傳廣在晉為大司農宋武受禪恭帝遜位廣哀感流涕謝晦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曰君是興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致固是不同是二人者可謂知君臣大義矣然孚入晉仍受封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廣入宋亦除中散大夫抑何其戀舊君而仍拜新朝封爵也蓋自漢魏易姓以來勝國之臣即為興朝佐命久已習為固然其視國家禪代一若無與於己且轉藉為遷官受賞之資故偶有一二眷眷不忍遽背故君者即已嘖嘖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又如謝朏當齊受禪時朏為侍中當

解璽朏佯不知傳詔催令解璽朏曰齊自應有侍中遂
不赴然齊受禪後朏仍以家貧乞郡爲義興太守王琨
之於宋順帝遜位也攀車慟泣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
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然齊
高帝即位後琨仍加侍中高帝崩琨又不待車而步行
入宮袁昂當梁武起兵時獨拒守郢東昏死畢哀慟哭
馬仙琕初亦與梁武相抗謂其下曰我受人寄任義不
容降君等各自有親我爲忠臣君爲孝子乃悉遣其下
獨與壯士數十人拒守後俱執送建康昂仍仕梁爲侍
中仙琕亦爲梁將且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
爲用北史裴讓之當魏靜帝遜位執手流涕入齊仍爲

清河太守北齊傳伏守東雍州周武既破并州令其子世寬來招伏不受曰此不忠不孝願卽斬之及聞後主被獲乃降入周仍爲岷州刺史竇熾當隋文帝將受禪自以世受周恩不肯署牋勸進然入隋仍拜太傅加殊禮柳機當隋文作相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然入隋仍拜衛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顏之儀當周宣帝崩鄭譯矯詔以隋文帝輔政之儀不肯署詔文帝索符璽之儀又拒之然文帝登極仍拜集州刺史文帝將受禪謂榮建緒曰且共取富貴建緒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遂赴官去及開皇中來朝文帝曰卿亦悔否建緒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

僞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建緒仍歷始洪二州刺史陳許善心聘隋會隋滅陳禮成而不得返善心衰服哭於階下藉草東向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拜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而出垂涕拜受詔入朝伏地泣不能起文帝曰我平陳惟獲此人既能懷舊君即是我純臣也之數人者史策已載其行義以爲人之所難曾莫有議其先守義而後失節者即當時人主亦以爲甚難希有而未嘗以必死爲完人如梁武於仙琕之被執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烈士周武於傅伏亦親執其手曰朕平齊惟見此一人後俱寵之以官倚任特至初不以其再仕新朝而薄其爲人則知習俗相

沿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延及李唐猶不以爲怪顔常山張睢陽假太尉輩一代不過數人也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節義爲重實由儒學昌明人皆相維於禮義而不忍背則詩書之有功於世教匪淺鮮矣

後漢書楊彪在漢朝致仕十餘年曹丕受禪欲以爲太尉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因朝會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而後入待以賓客之禮按彪雖辭太尉仍授光祿大夫亦未免有玷

隋制從駕官帶妻子

隋時從駕公卿許以妻子自隨北史周法尚傳煬帝好巡行法尚請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處

其內趙才傳帝每巡幸才恆爲斥候在途廻公卿妻子有違禁者輒醜言大罵以上二事亦見隋書又帝在太原將還京宇文述曰從官妻子俱在東都便道向洛陽自潼關入可也楊元感反先攻東都謂李密曰從駕百官妻子俱在東都攻之不能無動許善心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亂爲所殺其母年九十二臨喪不哭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食十餘日亦卒此皆從駕帶家屬之証也又帝征高麗命宇文述爲將軍聽以家累自隨謂項羽虞兮卽故事也則行軍亦許帶妻子矣按魏書孝文帝欲造船至鄴高道悅曰從駕羣僚聽將妻累舟楫之間更無阻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北齊書裴澤與妻魏氏愬

好甚篤澤每從駕其妻亦至時人以爲健婦夫半是魏齊以來從駕官原聽帶家累亦不自隋始至如李克用破黃巢還上源驛之難以劉夫人計謀得保軍還又唐莊宗先得符道昭妻侯氏專寵軍中謂之夾寨夫人出兵四方常以相從後得劉氏又愛之下魏博戰河北十餘年未嘗離左右是克用父子行軍皆帶妻子也又莊宗在楊劉將趨鄆下令軍中盡歸其家屬於魏則軍士亦得帶妻子在軍矣

唐初武功之盛

唐書土蕃傳贊謂唐初四裔有弗率者皆移兵討之靡其牙犂其庭而後已渤海傳贊又謂渤海內外尊天子

為天可汗番夷君長待唐璽乃能國一不賓輒遣夷將
可想見當日武功之盛幅員之大也今按太宗時李靖
擊突厥擒頡利可汗而突利可汗先已來降封北平郡
王車鼻可汗不入朝右驍衛高偘討斬之侯君集擊高
昌俘其王智盛以其地爲延州都支十姓可汗叛裴行
儉以計執之又降突厥伏念可汗盡平突厥餘黨破突
厥泥熟匐得其首以歸蓋嘉運又虜吐火仙骨啜可汗
李勣擊滅薛延陀降其可汗咄摩支入朝授官於是鐵
勒十一部皆歸命郭孝恪伐焉耆虜其王龍突騎施討
鐵勒九姓單騎入喻鐵勒遂縛偽葉護以降後焉耆復
立那支阿史那社爾又擊斬之社爾又與契苾何力討

龜茲擒其王訶黎布失畢其將那利叛又擒之凡破五大城諭降小城七百餘又討西突厥擒其酋處蜜時健俟斤以歸楊宏禮破處蜜殺焉耆王降馺支獲龜茲于闐王以歸薛仁貴討契丹擒其王阿卜固又平九姓蕃其尤奇者浮屠元奘自天竺歸太宗遣王元策至其國其國發兵來拒元策從者纔數十人皆歿於戰元策隻身奔吐蕃檄召鄰國兵破之擒其酋阿羅那順降城邑五百八十所此雖班超傅介子亦不逮也自破龜茲始徙安西都護於其地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四鎮自擒車鼻可汗後突厥盡為封疆臣始置單于都護府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又置瀚海都護府

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賀蘭等八州又置松漠部
督府統達稽紇便等部奚項拓跋赤辭不別劉師立諭
降之又以松州爲都督府於是自河首積石以東皆爲
中國地自鐵勒十一部皆歸乃以回紇部爲瀚海多覽
葛部爲燕然僕骨部爲金微拔野古部爲幽陵同羅部
爲龜林思結部爲盧山皆號都督府即故單于臺置燕
然都護府以統之其後改燕然爲瀚海都護府領回紇
徙故瀚海都護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磧以北隸
瀚海磧以南隸雲中高宗武后之世餘威猶振蘇定方
大破賀魯於伊麗水上降其五弩失畢遣將蕭嗣業至
石國擒賀魯唐地遂極西海而思結闕俟斤都曼擁所

部及隣部葱嶺等國爲亂定方又擊擒之葱嶺以西皆定又平百濟俘其王義慈及太子隆次子泰等李勣破高麗執其王藏及男建等凡五部百七十六城分其地爲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縣百復置安東都護府於是唐地又極東海矣後仍遣藏與隆各還本國安輯餘衆武后時猶命王孝傑擊破土蕃復取四鎮仍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而契丹孫萬榮入寇又擊斬之傳首東都開元天寶之世高仙芝踰葱嶺討小勃律降其王蘇失利之遂平其國而大食等七十二國皆來附又討石國虜其王以歸夫蒙靈詧討突騎施斬其王莫賀達干回紇擊突厥白眉可汗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來降程千里追阿布思諭葛邏

祿栗護執以獻通鑑謂是時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信乎幅員之盛雖西漢不及也及乎安史亂後雖河北亦莽爲盜區終唐之世不能復矣

唐初多用蕃將

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馮盎本高州土酋阿史那社爾本突厥處羅可汗之子阿史那忠本蘇尼失之子契苾何力本鐵勒莫賀可汗之孫黑齒常之本百濟西部人泉男生本高麗蓋蘇文之子李多祚亦靺鞨酋長之後論弓仁本吐蕃族尉遲勝本于闐國王尚可孤本鮮卑別種他如李光弼渾瑊裴玢等亦皆外蕃久居中國者

唐制內外官輕重先後不同

有唐一代內外官輕重先後不同有迥相懸絕者太宗時馬周疏云朝廷獨重內官而輕刺史縣令刺史多是武夫或京官不稱職者邊遠之任用人更輕是貞觀時已有重內輕外之弊武后時李嶠唐休璟奏言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所遣外任者多是貶累之人今請遴賢者分典大州王嗣立亦言縣令刺史不加揀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老不堪刀筆者乃擬縣盧懷慎亦言比見官犯贓者任以江淮嶺磧粗示懲貶其人內懷自棄殉貨掊克益無悛心以罪吏牧遐方是謂惠奸而遺遠遠州敝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明皇時張九齡奏言今刺史京

輔雄望之郡猶少加選擇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爲斥逐之地或其先附會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其才刺史何爾何論縣令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京師衣冠所聚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內而不在外也智能之士安肯出爲刺史縣令哉是時源乾曜以大臣子多任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請以已子三人任京職者出二子於外以示近始詔褒之倪若水傳亦云時天下承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

入爲大理少卿若水餞之於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爲騶僕可見唐初以至開元天寶內重外輕之風也及肅代以後京師凋敝俸料寡薄則有大反是者通鑑元載當國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偪已乃制俸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常袞雖奏加京官俸歲約十五六萬緡然風會所積利常在外京官之貧如故唐書嗣曹王皐傳云皐爲秘書少監上元中京師飢斗米値數千皐乞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貶溫州長史李泌傳亦云是時州刺史月俸千緡方鎭所取無藝而京官祿薄自方鎭入爲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謫之

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郎至求爲洪州別駕其節度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爲郎官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李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請隨官閒劇普增其俸爲竇參沮而止此距開元天寶時不及三四十年而外重內輕相反一至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唐制臨殿用宮女侍

文昌雜錄云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詩有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坐引朝儀之句葢自武后臨朝女官隨侍後遂相沿爲定制耳宋史呂大防疏稱唐入閤圖有昭容位可見當日著爲朝儀至形之圖畫也按唐書天祐二年十二月詔曰宮妃女職本備內任

令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黄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由此遂能則唐末始革除

唐制吏部分東選南選

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見五代史姚顗傳）東銓亦曰東選貞觀元年以京師穀貴始分人於雒州置選至高宗開耀元年以關外道途遙遠河雒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即所謂東選也舊唐書魏知古傳帝令知古往東都知吏部尚書主選事甚稱職手詔嘉之又盧懐慎與知古分領東都選蘇晉與齊澣更典二都選代宗廣德二年命楊綰知東京選賈至知東都舉皆見新唐書東選外又有南

選其銓選之地有數處舊唐書高宗上元三年置南選使簡補交廣黔等州官百官志嶺南黔中三年一置選補使號爲南選如啖助傳仲子陵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此置選於黔中者也張九齡爲桂州都督兼嶺南按察選補使柳澤爲侍御史監嶺南選徐浩以都官郎中爲嶺南選補使韋攸爲桂管觀察使管內邑長三百餘員由吏部補者十之一他皆使者量才補之此置選於嶺南者也至德元載命崔渙宣慰江南兼知選舉舊唐書興元二年劉滋以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舉時兵荒後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又李峴罷政爲吏部尚書知江淮選舉置銓洪州此置選

於江西者也

唐時簿尉受杖

逃齋閒覽引杜甫贈高適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退之贈張功曹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姪阿宜詩參軍與簿尉塵土驚皇皇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以爲唐之簿尉有過卽受笞杖猶今之胥吏也不知唐制更不止此新唐書劉晏傳晏爲轉運使代宗詔令考所部官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則不特簿尉矣又張鎬杖殺刺史閭邱曉嚴武杖殺梓州刺史章彝則節度使幷可杖殺刺史矣楊炎爲河西節度使掌書記以縣令李大簡嘗辱之炎

令左右反接榜二百幾死則節度書記亦可杖縣令矣舊唐書本紀元和元年觀察使韓皐杖安吉令孫澥致死罰一月俸料新唐書穆寧爲轉運使杖死鄂州别駕坐貶平集尉是雖有降罰處分然以杖之至死故稍示罰而長官得杖僚屬之制自在也裴耀卿傳刺史楊濬犯贓詔杖六十流古州耀卿言刺史縣令與諸吏異今使躶躬受笞事太逼辱又御史蔣挺坐法詔决杖朝堂張廷珪奏曰士可殺不可辱廷臣有罪當殺之其餘或奪俸或收贖可也廣州都督裴伷先抵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若罪應死即斬不宜廷辱以卒伍待是其時朝臣皆以爲言然卒不聞停此制也而遜齋

但據杜韓詩謂唐時簿尉受杖此猶未詳考耳按百官受杖本起於漢光武後漢書申屠剛傳光武時尚書近臣乃至捶撲牽曳於前剛每極諫宋均傳均每刪疑事上以爲有姦收郎縛格將杖之鍾離意傳明帝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伏床下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又司農上事誤以十爲百帝召郎將笞之意自引罪即解衣就格帝乃免之左雄傳大司農劉據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捶撲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珮玉之節孝明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順帝從而改之於是九卿無遭撲者是杖罰官僚實始於光武明帝至有加之九卿者順帝始停之而魏晉何夔傳魏

武性嚴急掾屬公事往往加杖惟婁常苦諫以死自誓故終不見辱則官僚受杖魏武又嘗行之後魏書陳建在州貪婪文成帝遣使罰杖二十皮喜在州以飲酒廢事孝文帝遣使決以杖罰高允傳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北齊書唐邕以從事中郎封長業徵官錢違限杖二十隋書燕榮爲幽州總管性嚴酷元宏嗣除幽州長史懼爲所辱文帝知之勅榮曰宏嗣杖十以上皆須聞奏榮乃因事笞之每笞不滿十而一日之中或至三四又趙仲卿鎮平涼撻各長吏輒至二百盧思道傳思道請朝臣犯笞罪得以贖論文帝從之是思道未請以前朝臣笞罪猶的

扶也此又北朝及隋時杖罰之制惟南朝稍異按齊書
陸澄傳郎官舊坐杖皆有名無實齊明帝用法嚴尚書
郎有杖罰者因蕭琛言依舊不行是南朝杖罰之制稍
輕於北朝也唐制蓋沿北朝及隋故耳宋時此風漸少
然宋史則鎬知并州時邊任多紈袴子弟鎬擇其尤不
職者杖之是亦未嘗無的杖之制理宗本紀淳祐二年
詔今後州縣官有罪諸帥毋輒加杖其禁杖官吏至煩
明詔則其時帥府本可杖官吏也金元二朝此風尤盛
文惟簡記金國上自宰執下至御司簿尉有罪者皆杖
責州縣官有罪則差天使至彼杖之名曰監斷金史海
陵杖張浩蕭玉曰大臣決責痛如朕躬事不得已汝等

悉之世宗元妃李氏葬時都水監高杲治道不如式烏
古論元忠杖之四十上謂元忠曰六品官有罪當奏乃
擅決耶然亦未聞罪元忠也張行信傳時監察御史杖
罰多的決因行信力爭乃論贖洪皓松漠紀聞云余至
河陰縣令以病解獨簿出迎不肯坐乃因軍餉失期縣
令被撻柳條一百簿亦受此罰故憺不可坐又金史蔡
珪傳珪為戶部員外郎以高元鼎事牽累笞四十官贖
外仍的決則郎署卿監亦不免矣宣宗紀詔州縣官雖
積階至三品坐乏軍儲聽行部者決譴歸潛志遺秉文
為术虎高琪所惡奏攝南京轉運司果誤糧草當杖宣
宗曰學士豈當箠耶琪奏非此不足示懲遂杖四十秉

文大恨則又因軍興催餉嚴急也哀宗時高琪又立法職官有犯皆的決許古諫不從則非誤軍餉者亦杖矣元初此金制尤甚元史世祖本紀詔軍士所過毋得撻辱官吏是軍士亦嘗毆官也桑哥傳嘗以檢倒文簿笞御史四人自後御史赴省部掾令史皆與之抗禮趙孟頫傳桑哥專政六曹後至者被笞孟頫後至斷事官亦引受笞葉李解之乃免是御史學士亦例受杖也孟頫又嘗奉命至江南責行省理滯鈔法詔凡左右司及諸路官許竟加笞責是外臺官亦例受杖也至元二十八年桑哥敗世祖以其箠撻御史雖命省臺官論其罪然大德七年成宗又禁諸王駙馬妄毆杖州縣官可見官

吏受杖之例仍未停止開復傳復奏云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貴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勵廉隅也則元時官吏杖罰之制更烈於前代矣前明又有廷杖之制洪武中杖死永嘉侯朱亮祖以其父子鞭死工部尚書夏祥也則太祖已開其端其後寢不復用正統中奄豎擅權稍以示威於是殿陛行杖遂爲故事并有荷校及罰跪之法黃淯奏疏云正統正德中廷杖乃王振劉瑾爲之嘉靖萬歷時廷杖乃張璁嚴嵩張居正爲之今按明史亦有不盡出於權奸者正統中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瑺祭酒李時勉司業趙琬或荷校或受杖固皆王振所爲成化中以科道不劾馬文昇杖給事中御史李

俊等三十九人各二十又杖刑部郎林俊因皆汪直所
爲正德中十三道御史薄彥徽陸崑等劾劉瑾各杖三
十楊源再劾杖六十蔣欽繼上疏毎疏杖六十凡三疏
遂杖死此因瑾所爲嘉靖中周怡沈束沈鍊楊繼盛以
劾嚴嵩被杖徐應豐葉經爲嵩所搆被杖死厲汝進查
宗魯徐養正劉起宗劉禠以劾嚴世蕃被杖嵩復以河
套事激帝怒杖給事中御史於庭此因嵩所爲萬曆中
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論張居正奪
情事被杖此因居正所爲外此如景泰中廖莊章綸鍾
同之被杖則以請復沂王爲太子也成化中章懋黄仲
昭莊昶之被杖則以諫元夕張燈也惟陛王純之被杖

則以請用王恕及諫罷王恕也炎文度之被杖則以論妖僧繼曉也張泰之被杖則以諫內貴犯干政也姜昂之被杖則以劾李孜省也董旻之被杖則以請寵爵將也正德中以諫南巡杖舒芬等一百七人杖黃鞏等二十九人死者凡十一人其時瑾已死則江彬等爲之也嘉靖中以爭大禮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其時張璁未當國則固帝自爲之也張選之被杖則以諫遣郭勛代享太廟其時嵩亦尚未柄用則亦帝自爲之也他如楊爵楊最之杖死則以諫服丹藥也周天佐浦鋐之被杖則以救楊爵也劉魁之被杖則以諫造雷殿也烏從謙之杖死則諫齋醮也楊允繩張巽言之被

杖則以胡膏誣其薄修元陵物也何光裕龔愷之被杖則以劾史道仇鸞也甚至公卿大臣亦多不免如總督郭宗皐翟鵬巡撫陳耀朱方皆以邊事被杖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沈良才以讞丁汝夔獄緩被杖耀方斃杖下黯僑良才等杖畢仍趣令治事林俊言成化時杖一二臣率容厚棉重氈叠裹逆瑾擅權始令去衣嘉靖時尤多杖斃自古百僚之受辱無有過前明者其始權奸竊柄創此刑以脅制朝士其後習爲故事人主逞其一時之怒用之於殿廷而以爲固然朝廷既失刑而被杖者轉因以得名凡拜杖出國門者海內士大夫咸希風景慕不以爲辱而反以爲榮於是國法

不足敵公論矣至大吏之杖僚屬雖非令甲然亦間有行之者正統中王來爲山西左參政以公事杖死縣令不職者十人逮下獄景泰中趙榮出勘河道嘗撻邸官吏三司上章劾之成化中李裕爲副都御史欲振臺綱御史有過或遣箠撻雍泰爲山西按察使以太原知府尹珍不避道召而詬之珍不服竟笞珍後泰撫宣府又以大杖決參將李稽嘉靖中胡纘宗以事笞陽武知縣王聯謝鳴鳳爲廣東提學以憤撻肇慶知府鄭璋雖皆以違制被劾然亦見國法縱弛外僚恃勢竟敢有行之者今武弁猶有杖罰之例而文職則否所全士大夫廉恥多矣

唐時國史聽隨任修撰

宋子京修唐書司馬溫公修通鑑皆修前代書隨任修撰固宜也唐時則國史亦有聽人隨任修輯者舊唐書吳兢出爲荊州司馬時國史未成詔許以史藁自隨蕭嵩領國史奏遣使者就兢取其書得六十餘篇張說爲天兵大使詔許以國史稿即軍中論撰及說致仕又詔在家修史令狐峘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外詔聽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丕上之沈傳師修憲宗實錄未成出爲湖南觀察使監修杜元穎援張說令狐峘之例請以史藁隨課付傳師即官下成之詔可然國史聽人攜帶究非愼重之道故張說修史於家李元紘言史館在禁

中所以秘嚴之也請勅說以書就館參會撰錄吳兢修唐春秋未就乞官給筆扎大臣奏國史不宜在外乃詔兢赴館撰錄而劉子元修國史會天子在洛將西還子元自乞留東都或言不宜乃驛召至京

唐時王爵之濫

古來王爵之濫未有如唐中葉以後之甚者唐初如李靖李勣尉遲敬德秦叔寶等戰功皆祇封公其膺王爵惟外番君長內附如奚利封北平郡王思摩封懷化郡王以及羣雄中有來降者如高開道封北平郡王羅藝封燕郡王而已自武后欲大其族武氏封王者二十餘人於是王爵始賤中宗復位遂亦封敬暉張柬之等五

王并李多祚亦王甯后外戚追王者亦五人然不久皆革除開元以來無復此事直至天寶末安祿山封北平郡王哥舒翰封西平郡王火拔歸仁封燕山郡王於是又有王爵之制然亦尙未濫也自肅宗起兵靈武其時府庫空竭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皆聽臨事注授有至異姓王者及德宗奉天之難危窘萬狀爵賞尤濫嘗授渾瑊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萬戶以下募士擊賊又賜瑊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是時王爵幾遍天下稍有宣力無不王者矣大概肅宗以後封王者凡有數種其以大功封者如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渾瑊其

最著者也其功績不必甚大而亦封王者如河陽懷州之戰光弼爲統帥而列將白孝德以擒劉龍仙封侯仲莊以擒安太淸封郝廷玉以擒徐璜玉封劉闢之平也高崇文爲統帥而裨將酈定進高霞寓俱封他如陳利貞以救睢陽封柏良器以救寧陵封曹準以拔凌雲柵封王智興以取棣州封張子良以擒李錡封衙伯玉以破李歸仁封劉海賓以斬劉文喜封是也并有不必戰功而亦封王者如辛雲京但守太原李國臣但從光弼守河陽李元諒但守華州段秀實但歷佐三節度府是也甚至奉天之難杜希全以兵來赴即封朱忠亮以四十騎至亦封李維簡以三十騎至亦封馮河清以軍仗

至亦封賈隱林隻身至亦封是也有自賊中自拔來歸而封者烏承玼勸史思明降不聽脫身走歸而封薛嵩爲史朝義將來歸而封李洧爲淄青將以徐州降而封或雖未能自拔但送欵即封者如阿史那承慶安守忠皆自安慶緒所先送欵而封李澄從李希烈所上表歸朝而封是也有賊將來降而亦封者如史思明初降即封田承嗣李懷仙皆史朝義部將朝義敗始乞降而亦封劉悟本李師道將反兵擒師道降亦封是也有藩鎮跋扈不得已而封之者如朱滔朱希彩朱克融李納田悅田緒何簡之類是也有藩鎮兵盛欲其立功而先封者如李希烈未叛前欲其討梁崇義而即封吳少誠未

叛前以獻計防崇義而亦封是也甚至符璘之封以其父令奇死田悅之難而王其子以慰之路應之封以其嘗有恩於李泌而封王以酬之益可見王爵之不甚愛惜也考其時封王者不必皆高官顯秩如王虔休封王時方爲李抱眞都虞候張孝忠封王時方爲李寶臣所屬易州刺史王武俊初封王時亦爲寶臣牙將陳楚封王時方爲張茂昭牙將史憲誠祖道德父周洛及憲誠三世俱封王而俱爲田氏牙將段秀實谷從政封王時俱不過刺史伊愼封王時官不過別駕李惟簡封王時官不過太子諭德甚至高固本渾瑊家奴也而亦封王裴玢本論惟明傔力也而亦封王仍爲論惟明鄜坊牙

將通鑑謂是時軍中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爵之高下至有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如故者今按郭子儀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若部曲家人亦以僕隸視之李光弼爲元帥時僕固懷恩已封大寧郡王河陽之戰稍退縮光弼即令斬首懷恩懼遂致死於敵而張巡守雍州不過一真源令其下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可見是時爵命雖榮人皆不以爲貴即身受者亦不以爲榮故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爵賞驟人之柄於是乎窮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陔餘叢考卷十八

陽湖 趙翼 耘松

汴京始末

王西莊十七史商榷第九十四卷謂從古無都汴者不意朱全忠凶醜忽創都於此按汴之爲京雖自朱梁始然朱全忠由此創業其建都則仍在洛陽也天祐元年趣昭宗遷洛以便傳禪是歲遂弒昭宗明年正月唐遣百官至汴奉璽綬勸進全忠乃升汴爲東都洛陽爲西都閱二年卜郊於西都三年如西都自此常居洛其被友珪弒也亦因全忠以傳國璽付友文妻王氏往東都召友文故友珪弒之時友貞爲東京留後遣兵誅友

珪羣臣請入洛即位友貞曰夷門本太祖興王之地於是遂即位於東都自此汴始爲帝京然唐莊宗入汴後仍都洛陽及明宗兵變時莊宗統兵至汴聞之而明宗已先入汴遂回洛爲郭從謙所弑明宗之建國也亦自汴至洛即位於莊宗柩前愍帝廢帝皆都洛石敬塘亦都洛天福二年如汴州以其地便漕運三年始升汴爲東京而定都焉耶律德光亦嘗登位於此而去漢周宋皆因之靖康被遷後金封劉豫爲齊帝豫又徙都於汴後金主亮以侵宋又都之宣宗哀宗以避蒙古兵又都之哀宗入蔡後崔立以汴降元自此遂廢爲州此汴京始末也

宋制武選歸吏部

文昌雜錄記御史臺言文德殿視朝儀兵部侍郎與吏部侍郎東西相向對立蓋因唐制武選在兵部也今吏部左選掌文官右選掌武官請自今以後視朝以吏部左右侍郎分立殿廷詔可此可見宋制武官亦歸吏部銓選按宋史蘇頌傳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

宋元榷酤之重

榷酤本起於漢武帝之世按漢書桑弘羊建造酒之令應劭註云縣官自賣酒也昭帝紀始元六年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劉攽曰令民賣酒以所利占而輸其租也邱濬曰雖罷榷酤猶聽民自釀而官收其稅也王莽又制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粗米二斛麴一斛得酒六斛六斗此又復武帝官酤也唐書王仲舒爲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榷酒民私釀者抵死不絕穀數斛僅易斗酒仲舒至始罷酤錢是唐時亦行漢武榷酤之令本紀貞元二年鬻內榷酒每斗榷錢一百五十文蠲酒戶差役則又參用昭帝以律占租之制而史策所載歷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宋史太祖建隆二年班造

酒麯作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初榷酒酤王嗣宗傳嗣宗知澶州上言本州榷酤斗量校省斗不及七升而民私釀三石以上法當死刑太峻請照省斗定罪云云三石私釀即入死刑可見宋制之酷矣周密癸辛雜識其先祖僑居吳興雖食醋亦必市之於官一日與客持螯醯味頗異問之則乳母所爲以備不時之需者遂亟去之曰此是官司禁物又宋元嘉知海陵郡禁醋甚嚴有大書於其郡門曰宋手無措是宋制并禁醋矣趙節齋尹京日使沈次卿提督十三酒庫次卿令拍戶於本府納錢給由請諸庫打酒聽自擇所向歲終則合諸庫所售之多寡而殿最之故課增而人無怨此宋時官務賣

酒之大概也夷堅志鄱陽民許二多釀酒而日輸官課稍以致富則又有聽民輸課自釀如漢昭之制以律占租者至趙開在蜀以軍需亟乃變法麴與釀具皆官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錢三千并雜用二十二文多寡惟錢是視不限以數一石米不過釀酒二石餘而先須輸課三千餘文則當日酒價之貴可知較杜甫詩所謂一斗酒價三百青銅錢者覺虐制尚甚輕也然宋史洪擬疏云酤榷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大官巨室公行沽賣則不敢問是行法祇及孤弱也則榷酤之弊又不止虐制其貴而已元人劉詵作萬戶酒歌云城中禁釀五十年日斷吹秋江東烟務中稅增價愈貴衆盞可謂官斛千則元時官酒之貴更甚於宋以今日較之始知太平之世人人得

有生之樂蓋千百年來無此歡暢矣

宋人好名譽

歷朝以來宋史最繁且正史外又有稗乘雜說層見疊出蓋其時士大夫多尚名譽每一鉅公其子弟及門下士必記其行事私相撰述如王文正公遺事丁晉公談錄楊文公談錄韓忠獻遺事及君臣相遇傳錢氏私誌李忠定靖康傳信錄建炎進退志時政記之類刊刻流布而又有如朱子名臣言行錄之類揚光助瀾是以宋世士大夫事蹟傳世者甚多亦一朝風尚使然也

宋時士大夫多不歸本籍

張齊賢由曹州徙洛陽楊億由浦城徙潁川韓億由眞

定從雍邱杜衍由會稽徙睢陽范仲淹由蘇州徙許州范鎮由蜀徙許文彥博由汾徙洛呂公著由壽徙洛歐公由吉徙潁二蘇由眉徙潁及陽羨司馬溫公由夏縣徙洛王文正由大名徙開封周元公由道州徙九江邵康節由范陽徙洛朱暈齋由新安徙建安前明如李東陽本茶陵人致政後遂家於京師楊一清雲南人家於鎮江

宋人字名多用老字

唐臣有薛延老文苑傳正字西老此偶見也宋人字名則好用老字共以爲名者如胡唐老（靖康時御史）王同老（王堯臣之子見富弼傳）孟唐老（宋末人與元兵戰）孟元老（作東都夢華者）蘇元老（蘇轍族孫見轍傳）王延老

字伯畋見劉摯弟琥及王古傳陳朝老太學生見何執中及蔡京傳趙學老趙野之子見野傳杜莘老宋史有傳王渙老王同子見鄒浩傳胡唐老前之曾孫劉唐老見任伯雨傳高商老見游酢傳劉穩老見李覯傳以上俱見宋史李商老公擇侄孫見東萊詩話曹醇老見[illegible]閒評俞澂老見紫雪雜說鄭唐老見陳游詩李漢老見隱居雜志其以爲字者尤多如孫莘老名覺劉莘老名摯許崧老名翰趙德老名彥李延老名彝則吳敦老名居厚錢穆老名藻乃則遜之從子彭履老名汝霖彭宜老名汝舟張賓老名蘊呂安老名祉胡茂老名松年薛直老名徽黃通老名中程冬老名松李漢老名那薛徽老名微言張渭老名僧徐商老名蘊厚程惠老名迪以上俱見宋史李商老名彭江西詩派人潘邠老名大臨見讕詩吳才老名棫有韻書傳世俞秀老名紫芝見石林詩話俞清老名子中見直方詩話尹商老名躬見獨醒雜志陸蒙老名元光見庚溪詩話錢正老見胡[illegible]其他如夷堅志所稱呂辯老張茂老鄒圖老安行老

何國老楊吉老則未知其爲名爲字也

宋南渡世家多從行

宋南渡時凡世家之官於朝者多從行如韓肖胄侂胄皆琦之曾孫也王倫旦之裔孫也呂本中祖謙祖儉祖泰皆公著後也常同安民之子也晏敦復殊之後也曹友聞彬之後也葉石林記南渡後詔隨駕官員攜眷屬者聽於寺廟居住

南宋將帥之豪富

唐中葉以後爲將帥者皆授節度使之職征斂生殺皆在其手其富侈固宜宋以文臣知府事賦稅有經稍革方鎮聚斂之弊矣然南渡諸將帥之豪侈又有度越前

代者觀宋人玉照新志夷堅志鶴幸張府紀略等書可略見也張俊歲收租六十四萬斛偶游後圃見一老兵晝臥詢知其能貿易即以百萬付之其人果往海外大獲而歸高宗嘗觀幸其第俊所進服玩珠玉錦繡皆値巨萬自宰相以下俱有贈遺延及其孫鎡園池聲伎甲天下每宴十妓爲一隊隊各異其衣色凡十易始罷客去時姬侍百餘人送客燭花香霧如遊仙窟而楊和王建第洪福橋欲以西湖水環其居奏於上上令密速爲之恐外廷有言者遂督濠兵連夕擔成有故人自北來投者楊遣人押就常州本府莊內支一百貫與之密遣人偕往代郡爲之置田千畝謂之曰當今兵革不用無

可立功名和王遣來代辦生事耳其女適向子豐於湖州以妾所生子秘爲己子報王王即撥崑山良田千畝爲粥米資偶閑居郊行遇相字者楊以拄杖於地上一畫令相之相者曰土上一畫乃王也楊喜即判五百萬令諸司給取錢司給靳之詰楊曰王已開王社何用復相恐滋物議楊益喜即以五百萬與司給者韓忠武偶遊湖上遇李璿叔改秩來京而失舉擯坐冷泉亭嘆息王詢之具以告王乃問其姓名階位明日使吏填一舉牘送之仍助錢三百千至王之子孫遷於蘇者買滄浪亭價百萬其他可知是營財殖產即賢者猶不免也惟岳忠武之籍沒也僅金玉帶數條及鎖鎧兜鍪銅弩鑌

刀弓劍鞍轡布絹三千疋粟麥五千餘斛錢十餘萬書數千卷孝宗時追復官爵令給還原資主者具當時沒入之數共九千緡則忠武不特忠義過人卽其治家小節亦加人數等矣陸放翁入蜀記至金陵晤秦檜之孫侍郎伯和訪其家事則謂家門衰替歲入不過十餘萬緡漸變生計窘迫以十餘萬緡之歲入已謂家門衰替則其前之豪富可知此又權奸之將公以肥私固不足責矣嘗記宋人野史紹興中有以功臣財產爲言者高宗爲下詔曰南渡之初州縣皆盜賊所據命將征討朕當時矢心自誓但期克復地土而賊之子女玉帛惟諸將所欲爲然則諸將帥之富益多獲賊所得而於忠武

破賊最多資產獨少則其平日狥國忘家尤非諸將所可及也

宋元追褒古賢

累朝有追崇前代名賢者如唐初加號老子爲元元皇帝明皇加號莊子南華眞人文子通元眞人列子冲虛眞人庚桑子洞虛眞人宋神宗封馬援忠顯王徽宗時封莊子微妙元通眞君列子致虛觀妙眞君元成宗封伍員忠孝威惠顯聖王英宗封諸葛亮威烈忠武顯靈仁濟王文宗封漢長沙王吳芮文惠王秦蜀郡太守李冰聖德廣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英烈昭惠靈顯仁祐王泰定帝封柳宗元文惠昭靈公順帝封張飛武義忠

顯英烈靈惠助順王郭璞靈應侯周處英義武惠正應王曹娥慧感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危全諷南庭忠烈靈惠王此但爲崇奉神道起見非懷賢襃德之舉也唐太宗征高麗過比干墓贈太師追謚忠烈此爲表彰前賢之始宋眞宗錄周世宗高季興李煜孟昶劉繼元劉鋹後所以興滅繼絶又錄唐長孫無忌段秀實後授以官仁宗錄張九齡郭子儀顏眞卿後授以官而長孫無忌後再蒙追錄神宗錄魏徵狄仁傑後又以徵後名正道者特免試郎註官而段秀實亦再蒙追錄又封程嬰爲成信侯公孫杵臼爲忠智侯立廟絳州封屈原爲忠潔侯世近者官其後世遠者崇其封勸忠表德可謂厚矣

元世祖追封伯夷昭義清忠公叔齊崇讓仁惠公宋徽宗已封伯夷清惠侯叔齊仁惠侯屈原忠節清烈公順帝封微子仁靖公箕子仁獻公比干仁顯忠烈公亦所以昭曠典至如追謚杜甫爲文貞公劉蕡爲文節昌平侯又前朝所未及者也昨閱邸抄我

皇上以明臣熊廷弼袁崇煥盡心於所事而以寃死

特命訪其後人官之夫宋代之追錄唐臣後猶第以其賢耳如熊袁二臣則嘗抗拒我　朝者

皇上不惟不介意轉嘉其忠而錄其後曠蕩之恩更高出前代萬萬矣

元初本不欲取宋

宋史謝枋得傳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毋深入特遣歲幣即議和張晏然上書乞斂兵息民詔即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之使乃至亡國因相與慟哭此蓋當日實事也今按宋元交涉之事元世祖以前姑勿論方世祖爲皇弟時攻鄂州也賈似道密遣宋京詣軍前請稱臣納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二十萬匹兩世祖適聞憲宗之喪遂許之而引兵北去是年元兀良合台自大理出靜江由宋境北歸似道使夏貴截其殿後卒百七十人輙以大捷告舉朝不知有和議之說也世祖既立欲修好乃遣郝經來徵前日之約似道方以援鄂爲已

功處經至泄其情乃拘於眞州館時李璮在濟南（李全之子降於）元請發兵南討世祖猶以方通和議諭止之又數年南使不至乃命阿朮南征襄樊又六七年樊陷襄降始命伯顏大舉旣克鄂州引兵東下陳奕以黃州降呂師夔以江州降范文虎以安慶降大兵入建康勢如破竹然世祖猶命緩師伯顏頓兵建康身自入朝力言可取之狀世祖始許之而又遣廉希賢嚴忠範先來諭至獨松關爲守將張濡所殺而兵乃不可解矣使當世祖自鄂引還後卽通和定約不渝宋祚或多延數十年未可知也則似道誤國之罪可勝誅哉

元時疆域之大

元時西北疆域最大蒙古本起沙漠自太祖十四年西域殺使者太祖遂西征十六年師次鐵門關又命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等分兵攻玉龍傑赤馬魯察葉可等城十七年攻木剌夷國渡搠搠闌河與太祖會于塔里寒寨十八年遂定西域十九年至東印度國見角端始班師耶律楚材傳帝西征至鐵門關有一獸能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楚材曰是名角端好生惡殺天遣以告陛下乃班師太宗九年春蒙哥征欽察破之擒其長八赤蠻蒙哥即憲宗也有欽察部者去中國三萬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即出俗勇猛青目赤髮蒙哥攻破之其渠八赤蠻逃海島蒙哥帥進師至寬田吉思海會大風刮海水淺可渡蒙哥喜曰此天開我道也遂進擒之甫班師而水至後軍有浮渡者憲宗二年命太弟忽必烈征大理諸王旭烈兀等征西域八年旭烈兀討平西域諸國又西渡海轉戰萬里遂以旭烈兀留鎮之郭寶玉傳其孫侃從旭烈兀西征初至木乃兮國下一百

二十八城又西至乞石迷部西戎大國也地方八千里傳位四十二世亦爲偶所破降其三百餘城又西至大房下一百八十五城又西渡海至富浪國及石羅子等十餘國得城以千計元人劉郁西使記載之甚詳而世祖即忽必烈之征大理也師出臨洮由六盤山踰土番經行劍外二千餘里既至忒剌分三道進至滿陀城過大渡河乘革囊及筏以濟又渡金沙江遂入大理留兀良合台鎮之而歸憲宗八年世祖奉命攻鄂憲宗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來會兀良合台由橫山寨象州入靜江府遂破辰沅圍潭州遂至鄂與世祖會其時尚未得南宋地宋人方防蒙古于北而蒙古兵忽自南來舉國皆駭則以蒙古先得西域已入據大理也其後元順帝北歸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守雲南尚遣使通漠北明祖使王禕至滇會有北使亦至遂逼梁

王。其時川陝悉爲明有而滇與漠北尚信使往來不絕可見蜀以外尚是元地則元之疆域可想矣

或謂元初起兵每得一國即封子弟王其地故雖易代而其子孫不絕今按憲宗封諸王旭烈兀于富浪國遂合丹于別失八里遂茂里于葉兒的石沙遂海都於海押立遂別兒哥于曲兒只遂脫脫于葉密立未知今之渠長尚是所封之子孫否

元時崇奉釋教之濫

古來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卻戒三謂元起朔方本尚佛教及得西域世祖欲因其俗以柔其人乃即其地設官分職盡領之帝師初立宣政院正使而下必以僧

為副帥臣而下亦必僧俗並用于是帝師授玉印國師授金印其宣命所至與朝廷詔敕並行自西土延及中夏務屈法以順其意延及數世寖以成俗而益至於積重而不可撓今以諸書考之每帝將立必先詣帝師受戒七次方正大寶后妃公主無不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立帝師獨專席隅坐或降詔褒答則字以絡珠爲之御寶以珊瑚印之奉使而出乘傳累百所過供億無敢慢此至京則假法駕半仗爲前導省院臺官並往迎禮部尚書郎將祗候此體制之僭雖親王太子不及也自世祖崇帝師八思巴即於殿上置白繖一頂泥金書梵字于其上每歲二月望日迎繖周遊皇城擊鼓手百二

十人殿後軍五百人雜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轄官寺三百六十掌供幢幡寶蓋凡三百六十壇每壇擎執二十六人鈸鼓僧十二人大都路掌供金門大社百二十隊教坊司雲和署掌供大樂四百人興和祥和二署掌雜扮男女角戲三百人儀鳳司掌漢人回鶻河西三種細樂各三隊凡三百二十四人諸執役者皆官給鎧仗袍服出宮由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至厚載門由東華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結綵樓觀焉夏六月上都亦如之此仗衛之後雖郊壇鹵簿不過也至元七年建大護國仁王寺於高良河十六年建聖壽萬安寺於京城二十一年立大法輪於大內高百尺二十五年萬

安寺成佛像殿壁皆用金爲飾二十六年萬安寺置栴檀佛像元貞元年用溥斂等庫爲皇太后建佛寺於五臺山至大三年以大都城南建佛寺立行工部命丞相脫脫兼領皇慶元年大崇恩福元寺成置隆禧院英宗初給鈔千萬貫建壽安山佛寺又冶銅五十萬斤作佛像於其內命拜住董其役又作金浮圖於上都泰定三年建大天源延聖寺又建殊祥寺於五臺山文宗二年建大龍翔集慶寺給鈔萬錠命阿榮趙世安督造至順初命修鉄幡竿佛寺賜金百兩銀千兩鈔萬錠後至元二年改燕帖木兒居第爲大覺海寺塑千佛于其內至正六年復立大護國仁王寺凡貸民錢二十六萬餘錠

十四年建大壽元忠國寺於淸河此土木之費雖離宮
別館不過也中統三年作佛頂金輪會于聖安昊天二
寺七晝夜賜銀萬五千兩至元二年詔各路設三禪會
七年大修佛事於瓊華島九年集都城僧誦大藏經九
會十三年設資戒大會於開元寺十六年勅僧一百八
人即聖壽萬安寺設齋圓戒二十二年集諸路僧四萬
於西京普恩寺作資戒會七日夜二十三年命西僧歲
佛事于萬壽山二十四年作佛事於五臺山三十三會
二十五年命亦思麻等坐靜于大護國仁王寺凡五十
四會二十六年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看誦仍給
所費二十七年綉寫金字藏經成凡用金三千二百餘

兩元貞元年以國忌飯僧七萬人至大元年放水陸大會于昊天寺延祐五年敕書金字藏經用金三千九百兩至治元年修寧夏欽察晉佛事給鈔二百十二萬貫三年詔天下諸司集僧誦經十萬部又于京師萬安慶壽聖安普慶等寺及金山寺五臺山萬聖祐國寺建水陸大會泰定元年命西僧修佛事于壽安山三年乃罷又以順宗皇后忌日飯僧萬人造金寶盝藏舍利至順元年作佛事於仁智殿歲終乃能又命江浙印佛經二十七藏遣使賚黃金二千兩詣杭州書佛經尋又詔以泥金畏吾字書無量壽佛經千部并大乘經一藏至正七年興聖宮作佛事賜鈔二千錠十四年命加喇麻選

僧百八人修朶思哥兒好事先是至元中內廷佛事之目每歲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其目增至五百有餘延祐四年宣徽院會計歲供以斤計者麪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他物稱是延祐五年以各寺作佛事日用羊萬頭從劾以議食則未改制以前每作佛事日用羊萬此供養之費雖官俸兵餉不及也中統初賜慶壽海雲二寺陸地五百頃至元六年置大護國仁王寺總管府二十七年立江南營田提舉司專掌僧寺貲產元貞初勅上都大都從前所撥賜大乾元寺大興教寺大護國仁王寺酒店湖泊官爲征收分給改大承華普慶寺總管府爲崇祥監立規運都總管領大崇恩福元寺錢糧大

德五年賜興教寺地一百頃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頃萬安寺地六百頃南寺地百二十頃皇慶初賜大普慶寺腴田八萬畝邸舍四百間置汴梁平江等處田賦提舉司專掌諸寺貲產賜崇福寺河南田百頃上都開元寺江浙田二百頃普慶寺益都田七十頃至治初大永福寺成賜金五百兩銀二千五百兩鈔五十萬貫雜綵萬匹置都總管府司其歲入又賜西番撒思加地僧金千兩袈裟二萬襲泰定三年賜殊祥寺田三百頃大天源延聖寺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省臣言世祖建大聖壽萬安寺賜永業已厚成宗又建大天壽萬寧寺較前又倍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華普慶抑又甚焉天曆二年市故宋全太后田為大承天護聖寺永業市故瀛國公田為大龍翔集慶寺永

業括益都般陽寧海閑田十六萬二千九百頃賜大承
天護聖寺遣大禧院監蔚州廣靈縣銀礦歲入歸大承
天護聖寺至順二年詔與東府歲出金五千兩供上都
洪禧崇壽寺後至元七年又撥山東地十六萬二千餘
頃給大承天護聖寺此財產之富雖藩王國戚不及也
至楊璉真珈發掘宋諸帝陵寢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
萬餘戶并佔民五十餘萬為佃戶（大德中始放為民）白雲宗總攝
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上都開元僧強奪民薪民訴
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其由僧遽率黨持白梃入公府隔
案引璧捽諸地曳歸幽之空室久乃得脫奔訴於朝僧
竟赦免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兒八剌妃爭道拉妃墮

釐撲交下事聞亦釋不問而宣政院方取旨凡毆西僧者截其手詈者斷其舌（仁宗時在東宮罷之）又每作佛事輒得賄奏釋罪囚如元貞初釋大辟三十人杖以下百人凡奴婢殺主妻妾殺夫皆得夤緣倖免率以為常（皇祐中御史臺言其弊始禁之）此其威勢之橫雖强藩悍相不過也由此觀之朝廷之政為其所撓天下之財為其所耗說者謂元之天下半亡於僧可為炯鑒云

按北史後魏孝文帝時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戶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又請民犯重罪者以為佛圖戶供諸寺灑掃詔許之此又有元僧寺占田脫罪之濫觴也

元制蒙古色目人隨便居住

元時蒙古色目人聽就便散居內地如貫雲石乃功臣阿里海牙之孫而居江南葛邏祿迺賢隨其兄宦遊而居浙之鄞縣薩都剌本答失蠻氏而爲鴈門人泰不華本伯牙吾氏其父塔不台始家台州余闕本唐兀氏其父始居廬州向乃台本禿伯怯烈氏而家東平忽都鐵木祿本亦合魯氏而家南陽徹里本燕只吉台氏以曾祖太赤封徐邳二州遂家徐州怯烈本西域人而家太原察罕本西域人鐵連本乃蠻人而皆居絳州盂坊本西域人而居北平紇石烈希元本契丹人而居成都伯顏師聖本哈喇魯氏而居濮陽石抹宜孫以其父鎮

台州遂家于台明史道同河間人其先蒙古族也又趙榮其先本西域人元時入中國家閩縣遂爲閩人如此類者甚多顧嗣立元詩選所謂元時漠北諸部仕於朝者多散處內地是也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以從官南方者多不歸遣使盡徙北還可見自元初色目人已多散處他邑不第惟是更有與內地人聯姻者如伯顏不花之母鮮于氏乃鮮于樞之女見元史松江人俞俊娶也先普化之姪女見輟耕錄按遼史太宗會同三年詔契丹人授漢官者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姻則遼時已有此例矣元史大德七年以行省官久任多與所部人聯姻乃詔互遷其久任者又元時蒙古色目人有同漢人姓名者如察罕帖木兒系出北庭以祖父家于潁州遂姓李字廷瑞丁鶴年本西域人以其父職馬祿丁爲武昌達魯花赤遂以丁爲姓而名鶴年又有內地人作蒙古名者如賀勝鄞縣人字伯顏楊朶兒只及來阿八赤皆寧夏人劉哈剌不花本江西人褚不華

本斷州人拐吉兒本張掖人朶兒赤本寧州人楊傑只哥本寶坻人李忽蘭吉本隴西人抄兒本汴梁陽武人謝仲溫本豐州人而其孫名孛完者綦公直益都人而其子名扎古台事俱見元史亦一時風尚也至如賈昔剌本大興人皇子拖雷以其髮黃賜此名楊賽因不花本播州土官世祖以其歸附特賜以國語爲名此又出于特賜者明史楊璉傳元末有廣西土官岑伯顏可見元時土官多用蒙古語爲名者蓋又因播州之特賜而諸土官皆效之

元人名多相同

仁和邵戒三續宏簡錄記元人名氏相同者甚多有九伯顏一爲世祖時平宋功臣一爲世祖時江西左丞一爲成宗時河南平章一爲武宗時駙馬一爲文宗時左丞相一爲文宗時河南行省丞相一爲順帝時右丞相一爲順帝時湖廣平章一爲順帝時中書平章十三脫歡一爲太祖五世孫安定王一爲太宗侍臣一爲憲宗時扎剌兒部人一爲世祖時福州達魯花赤一爲駙馬

朮安傅一爲武臣苫徹子一爲成宗時參知政事一爲丞相哈剌哈孫子一爲叛王合丹孫一爲仁宗時西臺中丞一爲泰定時詔書侍御史一爲文宗時湖廣平章一爲順帝時僉樞密院殉難膠州十五脫脫一爲烈祖曾孫一爲憲宗時皇族一爲茂里乞部長一爲世祖時千戶一爲功臣劉國傑子一爲木華黎元孫一爲康里國族一爲仁宗初遜王一爲仁宗時雲南王一爲英宗時南臺御史大夫一爲泰定時中書參議一爲順帝時右丞相監修三史一爲順帝時翰林承旨一爲至正中知樞密院事一爲至正中萍鄉州同知殉國難

前明有兩北京

明史洪武初取河南州郡乃詔以開封府爲北京應天府爲南京而以故元都爲北平府及永樂元年乃以北平爲北京設留守而開封府北京之名遂廢十八年遷都北京詔改京師金陵爲南京而以北京爲京師洪熙元年仁宗將還都南京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正統六年定都北京乃詔文武諸司悉去行在之稱

明初用人不拘資格

古來破格用人或一言契合立擢卿相如漢武帝之於公孫宏唐太宗之於馬周固史不絕書然未有如明太祖之不測者嘗語吏部曰資格爲常流設耳有才能者當不次用之故官職所加多出非望洪武十一年由布

衣超擢者九十五人十五年又以經明行修之士三千七百餘人各授布政使叅議等官此其大較也今按明史各傳如錢唐由布衣以明經對策稱旨擢吏部尚書秦約以文學召試慎獨箴第一擢禮部侍郎曾泰由秀才擢戶部尚書嚴震直由糧長擢通政使叅議丁士梅童權皆以秀才擢知府李德以孝廉擢應天府尹陳思道由主事擢兵部侍郎李原名由御史擢禮部尚書詹徽由秀才擢都御史呂震由監生擢山東按察使端復初由經歷擢刑部尚書黃福亦由府經歷擢工部侍郎楊靖由吏科庶吉士擢戶部侍郎開濟官國子監罷歸擢刑部尚書翟善由文選主事擢本部尚書馮堅由典

史擢僉都御史李仕魯由府同知擢大理寺卿王尚賢由寧遠尉擢廣西參政鄭俊由祥符丞擢太常卿元善由靜寧州判擢僉都御史李行素由芝陽令擢刑部侍郎諸葛伯衡由陝州吏目擢陝西參議鮑恂余詮張長年等又皆以明經擢文華殿大學士蓋當開國之初急于求才且以官爵聳動天下故有此不次之舉而一時人才亦即出其中經濟名行皆卓然有以自見固知天下之才惟上所取非資格所能盡也然一時識拔亦未必盡得其生平故亦有不旋踵輒敗者帝又威斷不測稍不稱意誅謫隨之胡藍二黨外諸臣之以小故陷重辟者指不勝屈故解縉上書謂進人不擇賢否所謂取

之盡錙銖殺人不論情罪所謂用之如泥沙也成祖時猶有破格之事如永樂十八年擢人才布衣馬麟等十三人爲布政司參議等官又陳濟以布衣召修永樂大典即授爲都總裁官洪宣以後率循資格惟正統初張鳳由刑部主事超授本部侍郎而已景泰中俞山由舉人擢吏部侍郎俞綱由諸生擢兵部侍郎皆入閣預機務則又因潛邸舊恩之故蓋資格既定天下之才亦遂胥出於是非必資格外別有非常之才爲綱羅所不及也

有明進士之重

唐宋以來最重進士其所謂舉人者不過由各府解送

仲赴禮部試如今生員欲試鄉闈必先由學使錄送也舉人試禮部不第仍須再應鄉舉（詳見舉人條）本無可入仕之路至前明始有舉人三次會試不第即許赴吏部就職之例部中另立班銓註自此舉人得登仕籍今令會試三科不中式者就部揀選猶是前明遺制也然有明一代終以進士為重凡京朝官清要之職舉人皆不得與即同一外選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僅得邊遠簡小之缺其陞調之法亦各不同甲科為縣令者撫按之卓薦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數年即得御史部曹等職而乙科沉淪外僚但就常調而已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嘉靖中給事中陸粲雖疏請變通隆慶中閣臣高拱亦

請科貢與進士並重然終莫能挽甚至萬曆三年特詔撫按官有司賢否一體薦劾不得偏重甲科而積重難返如故也顧寧人謂萬曆以來遂有定例州縣印官以上中爲進士缺中下爲舉人缺最下爲貢生缺舉貢歷官雖至方面非廣西雲貴不以處之以此爲銓曹一定之格　明史邱橓疏云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藉者不與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焉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立賈三近疏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苛戾是以爲舉人者非頭童齒豁不就選此可以見當時風尚矣陳新甲傳云終明之世乙榜至尚書者二人宏治中賈俊崇禎中陳新甲

至巡撫者隆慶中海瑞萬歷中張守中艾穆而已（按宣德正統成化間乙科尚有至大官者如魏驥年富皆會試副榜至尚書石璞山舉人至尚書楊信張驥彭誼皆由舉人至巡撫新甲傳所云乃中葉以後事也蓋魏驥諸人多永樂宣德中舉人其時尚不拘資格故得進身迨甲科盛行而與等官位已崇故不能顧抑耳）至崇禎中破格求才舉人中凡得十人自新甲外邱民仰宋一鶚何騰蛟張亮以忠義著劉可訓以武功聞劉應遇孫元化徐起元邱禾嘉皆以勤勞顯（見禾嘉傳）而明已末造矣是時朝廷方破格用人而兒執御以兵事急猶請沿邊州縣選授精敏甲科賜璽書俾練民禦寇（見執御傳）可見風會所成見聞久習雖以朝廷風旨且不能驟變也厥後牛金星以舉人降李自成勸自成重用舉人賊所至獲舉人輒授以官有舉人李得罰者被執不屈死或告賊曰此舉人也賊將懼棄

其屍而去金星之令如此說者謂其久困乙科故藉是以洩憤云

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羣臣

前明中葉以後諸帝罕有與大臣相見者明史萬安傳成化七年羣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於司禮中官乃約以御殿日召對并戒初見情意未洽勿多言及期時輅及安同進見甫奏一二事安遽呼萬歲欲出時等不得已亦叩頭出中官戲朝士曰若輩嘗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爲萬歲閣老自是帝不復召見大臣矣其後尹直入閣欲請見帝安輒止之按尹直入閣乃成化二十二

年然則自七年召見時輅後至此十五六年未嘗與羣臣相見也徐溥傳宏治十年帝御文華殿召見溥及劉健謝遷而議諸事賜茶而退自成化間憲宗召對彭時商輅等後至此始再見羣臣謝爲盛事然終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云云是成化七年至宏治十年兩朝天子與廷臣不相見且二十五六年也劉健傳帝自召對健後閣臣希得進見及是在位久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除弊遂召健等時時進見左右竊從屏間聽但聞帝數稱善計是時已在宏治十五六年間閣臣始得頻見未久而孝宗崩武宗嗣位初與劉瑾等八人昵繼與江彬等昵色荒禽荒南北遊涉至使谷大用等守居庸不許

羣臣出諫則其時廷臣之不得見更不待言世宗初亦
尙勤於治然鄧繼曾傳云嘉靖三年帝漸疏大臣政率
內決是臨政未久即已疏大臣也十一年正月祈穀郭
勛攝事則郊祀已不躬親也二十一年因宮婢之變移
居西苑則幷大內亦不復入也丁汝夔傳俺答薄都城
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面奏禮部尙書徐階固請乃許
羣臣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
奉敕諭至午門集羣臣切責之而已按是時嘉靖二十
九年本紀特書始御殿明乎前此未嘗見羣臣也以後
亦更無有召見之事穆宗嗣位臨御日淺周宏祖疏言
陛下嗣位二年未嘗接見大臣咨訪政事鄭履淳亦疏言

陛下御極三年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否是隆慶初已不復見大臣也神宗初年猶有召見大臣之事張居正傳帝御文華殿居正侍講畢以給事中所陳災傷疏奏上又居正服闋帝御平臺召對慰諭久之自萬曆十七年以後漸不復見廷臣本紀書是年三免陞授官面謝自是臨御遂簡王家屏傳云家屏服闋召入閣三月未得見家屏以為言帝乃于萬壽節強一臨家屏又請勤視朝帝為一御門自是益深居不出家屏疏言臣一歲間兩覲天顏而已按家屏服闋入閣十七年事也本紀又書十八年正月始召見申時行等於毓德宮出皇太子見之七月召見閣臣議邊事萬國欽傳萬曆十八年以火落赤諸部犯邊帝召見申時

行等于皇極門葢即七月中事一歲中兩見閣臣至特書之以爲異事十九年四月享太廟自後廟祀皆遣代則十九年以後太廟亦不親祭矣二十四年大學士趙志皐請視朝發章奏不報直至四十三年以挺擊事起始召見羣臣於慈寧宮蓋自十七八年至此凡二十四年羣臣始得一望顏色耳馬孟正傳萬歷三十九年怡神殿火孟正疏言陛下二十年來郊廟朝講召對面議俱廢通下情者惟恃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內侍未知果達御前否吳道南傳萬歷四十一年道南以大學士入閣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謝乃蒞任帝不視朝久皆先蒞任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同官方從哲以爲言帝令先視事迨挺擊案起

慈寧宮召見羣臣道南始得一見自是亦不得再見云本紀又書四十七年羣臣請視朝行政不報四十八年南京科道言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沉之憂亦不報則自四十三年梃擊事一見羣臣後終神宗世不復有召見之事也光宗短祚僅于彌留召見劉一燝等熹宗童昏爲權閹所蔽固無論矣統計自成化至天啟一百六十七年其閒延訪大臣不過宏治之末數年其餘皆廉遠堂高君門萬里無怪乎上下否隔朝政日非神宗初即位高拱請绌司禮權還之內閣是內閣且聽命于司禮監矣倦勤者既權歸於奄寺雙偉獨斷者又爲一二權奸竊顏色爲威福而上不

知主德如此何以尙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誠不可解也

萬歴中不惟不見羣臣又有聽大臣自去而不問者本紀三十七年九月左都御史詹沂封印自去三十九年十月戶部尙書趙世卿拜疏自去四十年正月吏部尙書孫丕揚拜疏自去九月大學士李廷機拜疏自去四十一年七月兵部尙書掌都察院事孫瑋拜疏自去九月吏部尙書趙煥拜疏自去四十二年七月禮部侍郎孫愼行拜疏自去朝廷既不問追留又不問詰責聽其自來自去而不問古來所未見也按三十五年給事中翁憲祥言撫按官解任宜候命

不宜聽其自去則三十五年以前撫按官已有投劾自去者不自三十七年始也